

很多年以后,当林川镇溪坦村村民生产的工艺礼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他们总会想起那个叫王友生的男人,谈起起他在画帘厂劈开首片竹篾的那个黎明……

01 8元钱的创业梦

1970年8月,又是一个台风季!瑞安西部有个小山村,沿溪而居,名唤溪坦。这里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几分薄田和满山竹林,务农和制作卫生纸成了他们全部收入来源。

当山区的台风雨如往常浸透着溪坦村的石板路时,36岁的生产队会计王友生正紧紧地攥着借来的8元钱,站在公社仓库前发怔。村旁那片茂盛的水竹林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双质疑的眼睛扫视着这个小学都没读全的山区农民:他竟想要用8块钱去撬动一座工厂!

对,他要办一家竹丝画帘厂!竹丝画帘的灵感源于一次次苦涩的失败。此前,溪坦及周边一带村民将竹篾卖给温州画帘厂,所得微薄如竹叶上的露水。王友生蹲在灶台边,用柴刀剖开一根毛竹:“别人能赚加工费,凭啥咱村民不能自己做画帘?”刀刃划过竹节的声音尖锐刺耳,妻子在里屋叹气:“全村的卫生纸生意都黄了,你还折腾个啥?”

可王友生打定了主意,他偏要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大干一场!林溪工艺画帘厂(后改制更名

为瑞安县画帘厂)开张那天,仓库梁上用白色的油漆刷着3条标语:“集体入股”“包吃包住”“年底分红”。20余名村民握着篾刀将竹篾劈得细如发丝,他们要跟着友生一起干!

望着厂子从无到有,王友生笑了。当蚕丝经线在木架上绷紧时,他突然抓起半成品冲向雨幕——他想起竹丝遇潮膨胀的致命缺陷,连夜带人熬制桐油防潮,手掌被烫得满是水泡。可他并不在乎,一门心思打拼着厂子的美好未来。

1971年春天,在厂长王友生的带领下,3000多幅竹丝画帘生产出来了。然而,生产是一回事,销售却是另一回事。看着堆积在仓库里压得比人头高出一截的成品,画帘上的喜鹊仿佛僵死在褪色的丝线里,村民的怨气比梅雨更黏稠:“友生啊,这帘子可当不了饭啊!”

幸运的是,山区农民办厂子的消息得到了时任湖岭区工委和瑞安县二轻局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出面帮忙联系销路,总算让这家新生的画帘厂渡过了第一次创业难关!

他们活了下来……



第一代产品

02 施美生来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你说画帘厂有起色吧,似乎也养活了上百号村民。你说很有起色吧,离王友生的预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王友生焦躁啊,突破口在哪里呢?

转眼到了1973年7月的一个午后,王友生一脸倦意地回到厂里,他这一趟外出推销画帘,依然没什么大的销路。

突然,他被厂门口的一块屏风所吸引,只见一群八哥在追逐嬉戏,还有几只八哥歇在屏风上,好像在啄着什么,即使工人经过也不为所动。他很奇怪,走近一看,原来屏风上歇着不动的那几只八哥是有人画上去的,因为画得太逼真了,竟然把真的八哥吸引过来了。

这是谁画的?先前怎么没有发现厂里有这样的高人?他一下子倦意全消,劈头就问油漆工小何,“门口那块屏风是谁画的?”

“是我们厂新来应聘的一位画师画的,听说在瑞安很有名气,我就让他先在屏风上画几幅试试。诺,还有这几幅也是他画的。”

“他叫什么名字?”

“施美生!”

“太好了!太好了!快快快,赶快请他到我办公室。”

当王友生看到施美生笔下的《松鹰图》时,枯枝上的鹰眼如刀锋一般,让他拨云见雾:画帘厂、画帘厂,关键是画啊!没有好画师,再好的竹帘也白搭!

这个施美生,何许人也?

1948年,21岁的施美生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师承潘天寿、黄宾虹,习得传统国画精髓。学成回到瑞安后,先是在瑞安城关一小担任美术老师,后

受牵连被下放到农村干活。彼时,正值“文革”,他头上还扣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听说山区画帘厂缺画师,就赶了几十里路应聘来了!

艺术与乡土在彼时彼刻,在瑞安西部偏远的小山村——溪坦,开始了一次真正的交融!

施美生以潘天寿亲授的焦墨技法,在竹帘上勾出一幅又一幅仿佛有着生命的画作。他画八哥像八哥,画喜鹊像喜鹊。在施美生的带领下,画帘厂出品尽是精品,古代仕女、神话人物、飞禽走兽是应有尽有。王友生常常立于画案旁,望着施美生的画作出神,不禁感叹:“施先生的画,让竹子有了活魂!”

就这样,这批“有生命的帘子”被温州友谊商店全数收购,汇款结算单传到村里那晚,王友生喝得酩酊大醉。他醉倒在竹堆上,怀里紧抱着那张未兑付的30万元汇票。

施美生的加入,这家山区画帘厂开始在业界有口碑了,很多经销商慕名来访,产品也从竹丝画帘拓展到屏风帘。

1974年秋,王友生背着两米高的《松鹤延年》屏风挤进北上的绿皮车,在青岛外贸公司,客户指着鹤眼的留白惊叹:“这鸟在瞪我呢!”订单敲定时,王友生蹲在码头啃冷馒头,咸湿的海风里混着泪水的味道——他第一次尝到胜利的滋味!

此后数年,画帘厂年均营收达300万元,溪坦村民真正赚到了第一桶金!而施美生老师呢也在偏僻的山区安顿了下来,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们能有一技之长,他还利用晚上及空闲时间,免费传授绘画技艺。就这样,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徒弟,这为日后溪坦村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乡建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一家画帘厂与一座村庄的共富往事

王友生



溪坦礼品文化创意街区



施美生艺术履历



扫一扫,看电子版



画帘厂建于1971年的第一幢厂房(按原貌石雕)

03 产业突围

时间来到1979年,改革开放进入第二年,市场经济也渐渐地活络起来。王友生带领的画帘厂紧跟时代,开发出了第二代工艺品——软木画。

软木画,又称软木雕、木画,起源于福州东郊西园村,是一种雕、画结合的手工艺品,色调纯朴,刻工精细、形象逼真,善于再现亭台楼阁、园林景色。王友生从福建引进试制软木画后,用热水瓶塞的软木为料,一举解决了材料来源难题,并顺势开发出了玻璃球软木盘景



第二代产品

从1970年画帘厂在溪坦村横空而出,人们不会料到这家小小的乡镇集体企业会给溪坦这个平凡的小村庄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

画帘厂不仅是一家工厂,更像是一所“产业学校”。因为有了画帘厂为基础,不少村民熟悉了工艺品制作工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很多村民开始在家门口自主创业。

1984年,在画帘厂干了5年学徒的林学凑进入瑞安工艺装饰品厂任副厂长。5年后,他接手了濒临倒闭的瑞安民族工艺品厂,也就是奥光动漫的前身。起初他依靠山区木材资源丰富的优势,“就地取材”建立了木制玩具生产基地,此后走转型升级之路,创立了“特

挂件、裂文漆软木屏风。

然而,好景不长。在1984年的广交会上,福建方面上告国家轻工部,反映瑞安画帘厂的这批软木画侵权,要求全部撤下瑞安生产的软木工艺品。那天,王友生就蜷缩在广交会仓库角落,看着撤展的工人将榕树盆景一箱箱抬走。月光透过天窗照亮他鬓角的白霜,他突然抓起刻刀,在废弃木料上雕出瓯江孤屿图:“福建人雕福州三山,我们就刻温州山水!”

这场绝地反击催生了画帘厂更凌厉的产业转型!

1988年冬,王友生带着3名工匠在画帘厂二楼反复试验,3个月,一款全新的产品——瓶船出炉了。只见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玻璃瓶子,里面是一艘张帆欲航的船,船身、船头、船尾,更有帆、篷等,给

人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令人不得不赞叹其工艺精湛、设想奇异,而奇特的制作工艺更是匪夷所思:船底劈成两半入瓶再粘合,帆布用鱼线牵引撑开。当首艘“瓶船”在瓶腹扬起风帆时,老工匠跪地痛哭——为这一刻,他们打碎过327个玻璃瓶!

鉴于软木画被侵权的痛苦记忆,王友生为这些流光溢彩的“瓶中梦”申请了4项专利。在他的带动下,溪坦村共申请了18项专利,戴上了“瑞安专利第一村”的桂冠。

1989年秋季广交会上,画帘厂第三代工艺品——玻璃瓶立体画大放异彩,受到外国客商疯抢。订单传来,溪坦村早已是马力全开。鼎盛时期,全村有500多人在家里制作“瓶船”,年创效益达5000多万元!

04 遍地开花

宝儿”“科学罐头”等自有品牌,奥光也一跃成了国内最大的木制益智玩具制造商!

同样是画帘厂出来创业的还有画师何权益。1982年,20岁的何权益拜施美生为师学画,十年磨砺后,他揣着自制的软木雕样品独闯市场,在江苏南通拿下1.7万元订单。此后,他带着玻璃球山水盆景参加广交会,将溪坦的手工艺推向了国际买家视野。

进入90年代后期,溪坦人紧跟潮流、创新不止,共同研发出第四代工艺品——“圣诞礼品”,金粉彩球、圣诞老人、雪花片、松果、小铃铛……一件件色彩缤纷的工艺品,不仅装点了西方家庭的圣诞节日,更让溪坦村民彻底走上

了发家致富之路。

溪坦村民王建林于1999年创立“雅姿”品牌,以环保材质和创新设计打造高端圣诞礼品,展厅内上万款产品挤满500平米空间,他创办的温州市雅姿工艺品有限公司不仅成为溪坦本土礼品规上企业,还将产业外延到了义乌、江西等地。而类似王建林这样将工艺品企业做成规上的,溪坦村还有4家。

溪坦村民何国亨从18岁起在家承接油漆加工,为圣诞礼品的木制托盘上色;2006年,他转型制作泡沫白胚,成为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而类似何国亨这样做产业上下游关联产品的企业,在溪坦村还有40多家,家庭共富小作坊200多个,年产值近10亿元……

05 有钱了之后

化遗产名录。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王友生获评“瑞安市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三十重大影响事件人物”。

2014年春,80岁的王友生成功创办了林溪工艺品博物馆,精心收集展示400件工艺展品:从竹丝画帘、软木画、玻璃瓶船到圣诞礼品、益智玩具、动漫衍生品,他用这种行动告诉后人,溪坦村50年工艺礼品的来时路!

富起来的溪坦人没有忘记王友生,在2024年出版的温州市第一部村庄志——《溪坦村志》里,王友生被公认为溪坦工艺品创始人!

富起来的溪坦人更没有忘记施美生,这个“授人以渔”的画家让村民发白

内心的感恩。2014年,当年那些曾受他传授技艺的学生们,在溪坦村工艺路上建起了施美生书画艺术馆,馆中陈列的一幅幅施美生作品成为见证个人命运与乡村产业变革的精神殿堂。

所有的变革,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涟漪。

画帘厂的故事,是中国乡镇工业史最坚韧的注脚。或许,农民企业家王友生不懂“产业链”“文化赋能”,却用篾刀的弧度丈量出艺术与商业的辩证;他也未曾预见今天的溪坦村会成为“中国工艺品生产基地”,但始终相信一粒火种的意义: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永远藏着改变命运的密码,只需一簇火种,便能燎原!